

河南小伙成“国庆阅兵第一兵”



父亲朱西林指着儿子朱振华的照片

在建国60周年阅兵式上，三军仪仗队方队军旗手将高擎军旗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，来自河南省滑县道口镇的朱振华有幸成为“国庆阅兵第一兵”。

1994年，身高1.88米的朱振华被特招到陆海空三军仪仗大队。15年来，他和战友们共同完成了300多起迎送外国元首的司礼任务。1999年，在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上，他担任护旗手。

32岁的朱振华不但是三军仪仗队二中队中队长，还是三军仪仗队总教练。而朱振华的岳父，是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的军旗手、三军仪仗队原大队长程志强。一个是“中国第一兵”，一个是“国庆阅兵第一兵”，翁婿二人阅兵场上竞风流。

因刻苦训练曾昏倒在训练场

1994年冬季征兵开始了，17岁的朱振华报名参军。身高1.88米、外表硬朗的朱振华被招录仪仗队的领导看中。朱振华参军那一年，杨喜迎是滑县人武部军事科参谋。他告诉记者，仪仗兵的选拔条件非常

母亲“欺骗”高考失利疯儿18年

一纸高考录取通知书来到面前，却不是梦想中的大学，儿子疯了。疯疯癫癫的儿子从此手不离书，四处投考。

为了让儿子“圆梦”，善良的老妈妈用谎言“欺骗”儿子18年，却不知道抱病的母亲身上带着“药箱”保护在身边。

见到入学通知书，他疯了

1991年8月8日，对于辽宁省新市太平区的李辛茹一家人来说，这是个喜庆的日子，同时也是个遗憾的日子。那一天，李辛茹大娘20岁的儿子张志江，接到了阜新市某高校的录取通知书。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本应是个喜事，可该校并非李辛茹理想中的学校，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是沈阳某学院，阜新市某高校是他的第二志愿。张志江得知，他距离报考的第一志愿的分数线只差了2分。当时，张志江心情十分沮丧，脑子受到了刺激，之后就抑郁了。

2009年9月16日在阜新市一救助站，母亲李辛茹告诉记者，张志江学习十分用功。老师和家长都认为，这个孩子将来肯定能够考上理想的大。要强的张志江，更加勤奋，向理想的大学发起冲刺。不料，那年母亲患

苛刻，身高要求1.80米以上，体重160斤左右，还要求相貌英俊、目光有神等。除了体检严格外，对政审要求也很严格。

1994年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部分给安阳30个陆、海、空三军仪仗兵指标，每个县(区)平均5名。其中一个县一名也没有选上，最后把指标给了滑县。结果那年滑县走了9个仪仗兵。15年过去了，除朱振华外，安阳那批仪仗兵早已回到地方。

那时，朱振华的父亲朱西林在乡政府开小车，他已经为儿子规划好了人生道路。朱振华高中毕业后就被安排到了滑县保安公司上班，他正准备把儿子安排到县城的一家金融单位上班。

朱西林是家中的独子，朱西林不同意儿子当兵，在他看来，当兵几年回来还得找工作，还不如先在家找一个工作。最后，在一位主抓武装工作的县领导劝说下，朱西林同意了。

朱西林告诉记者，儿子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说：“我在这儿过得很好，训练一点都不苦……”其实，朱振华正在经受脱胎换骨般的训练。

训练时，朱振华身上的缺点就暴露了出来，他走的是八字步，踢正步脚尖压不下去，腰杆挺不直，身子不稳，左右摆动。为了让自己的脖子挺直，朱振华就用别针别在衣领上，一天下来，脖颈被扎得通红；为了让自己的腿走正步时变得更

直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他自己制作了沙袋绑在腿上；踢正步时脚尖压不下去，他让战友坐在自己的脚尖上；为了增加脚腕力量，他就找来一大筐石子，一个一个踢。

有一次，朱振华发烧，四肢无力，他坚持扛枪训练。训练结束后，他就昏倒在训练场上。

朱西林认为，儿子在部队上能吃苦，与他在保安公司几个月的封闭训练有关。

多次立功受奖被特招到军校

朱振华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士兵，入伍第二年入党，还被选拔为仪仗队军旗手。

第三年，朱振华考军校落选，那时，他面临着复员回家的现实。1997年，朱振华因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。后来，朱振华还多次立功受奖。

朱西林告诉记者，有一次，国家领导人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外国元首，那天突然刮起了大风，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朱振华。掌旗的要领是顺风不快，逆风不慢，侧风不晃。如果在5级风中前进，本来重5斤的军旗就会重达几十斤，3.3米长的旗杆阻力倍增。因为之前高强度的训练，最后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因为表现特别突出，1998年，朱振华被特招到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上学。

朱振华提干后，身上的担子重了，他基本没有节假日，回滑县老家的次数更少了。有一次，朱西林好不容易把儿子给盼回来了，可是，仪仗队接到了迎接外宾的任务，到家没几个小时的朱振华又匆匆走了。

儿子抽不出时间，朱西林到北京出差时就去看他。朱振华听说父亲来了，到家看望后，就又赶往训练场。

朱振华到阅兵村后，每天训练12个小时左右，已经磨破了8双皮靴。

作为军旗手的朱振华居中，其他两位护旗手在他两侧。天安门城楼前东西华表间距96米，按照每分钟116步、每步75厘米的标准步幅，需要用时1分06秒，他们要以标准的正步迈出128步，要做到分秒不差。

为此，朱振华在小腿上绑上沙袋，在皮靴上钉两层鞋底，还要再钉上8个大号鞋掌。每天擎着训练用旗，走上10多公里的正步，他的皮靴里都能倒出水来。

军旗手的主要任务是擎旗行进，顺风、侧风、逆风都可能影响到旗手的稳定性，手握军旗要做到面对六级大风旗杆不动。为此，朱振华想了很多训练方法。他在旗杆里面灌满沙子，在旗杆的上部挂砖头、挂水壶，每天举着来回踢正步。遇到刮大风，他带着两位护旗手，举旗迎风训练。

不管遇到多么复杂的情况，军旗必须始终保持45度角高扬不变。行注目礼时，摆头也要达到标准的45度。这也是阅兵式中的难点。为了达到“走百米不差分毫，走百步不差分

秒”的标准，他们反复练习45度角旗杆定位动作。

每天几百次的甩旗动作，让朱振华的背部肌肉痉挛，收操后要两个人帮忙才能把训练服从身上脱下来，晚上睡觉只能趴着，手连筷子都抓不住。

岳父是国庆35周年阅兵军旗手

1998年，朱振华在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上学期间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程丽萍。2005年1月10日，二人登记结婚，滑县县委书记和县长代表家乡人民进京参加了婚礼。去年8月10日，他们可爱的小宝宝降生了。

巧合的是，程丽萍的父亲是三军仪仗队原大队长程志强。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，程志强手擎“八一”军旗，在两名护旗战士的护卫下，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。

20多年来，程志强先后参加了香港回归、奥运安保等几十项重大任务，并参与设计了我军仪仗兵迎送外宾仪式，被誉为“中国第一兵”。程志强现任北京卫戍区副参谋长，也是此次阅兵首都阅兵徒步方队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。

翁婿俩的经历有点相似。程志强刚入伍时，背有点儿驼，两条腿也有些“罗圈”，两只脚呈“八字形”。为了当一名合格的仪仗兵，睡觉时，程志强用背包绳把两腿捆在一起，矫正“罗圈”腿；为了治驼背，他10年没枕过枕头睡觉，还特制了一块小木块插在腰里，练挺胸抬头。刚开始，木板左右晃动，蹭破了皮，流出血水，身上一出汗，就像盐水洒在伤口上；为了练好军姿，他经常独自一人贴墙练站立。

接受外国元首的检阅，不仅要步调一致，还要做到踢腿带风、落地砸坑。为此，程志强经常找来一些小石子用脚踢，一踢就是几百下。

在阅兵村，有记者看到，程志强抽空对女婿传授掌旗要领。翁婿俩一位是国庆35周年阅兵时的军旗手，一位是国庆60周年阅兵时的军旗手，这样的巧合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庆大阅兵的盛典中，是唯一一次。

程志强曾来当兵，在部队上能吃苦，与他在保安公司几个月的封闭训练有关。

多次立功受奖被特招到军校

朱振华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士兵，入伍第二年入党，还被选拔为仪仗队军旗手。

第三年，朱振华考军校落选，那时，他面临着复员回家的现实。1997年，朱振华因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。后来，朱振华还多次立功受奖。

朱西林告诉记者，有一次，国家领导人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外国元首，那天突然刮起了大风，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朱振华。掌旗的要领是顺风不快，逆风不慢，侧风不晃。如果在5级风中前进，本来重5斤的军旗就会重达几十斤，3.3米长的旗杆阻力倍增。因为之前高强度的训练，最后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因为表现特别突出，1998年，朱振华被特招到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上学。

朱振华提干后，身上的担子重了，他基本没有节假日，回滑县老家的次数更少了。有一次，朱西林好不容易把儿子给盼回来了，可是，仪仗队接到了迎接外宾的任务，到家没几个小时的朱振华又匆匆走了。

儿子抽不出时间，朱西林到北京出差时就去看他。朱振华听说父亲来了，到家看望后，就又赶往训练场。

朱振华训练的地方离家很近，可是他经常一周不回家一次。每次有迎宾任务前几天，朱振华白天和大家在一起训练，晚上还要做队员的思想工作。

仪仗队员身上笔挺的制服给人印象最深。朱西林在儿子的宿舍里看到，有一个壁柜，迎

定能，我儿子是好样的。”李辛茹深知，这是安抚儿子的“谎言”，痛在母亲的心底。

1999年，李辛茹的丈夫意外病故了，临死前，丈夫叮嘱李辛茹：“我死后，儿子就交给你了。”李辛茹含泪送葬了丈夫。丈夫去世后，政府给了李辛茹母子俩低保待遇，可李辛茹和儿子的生活却仍然困难，儿子的病并没有好转。张志江一会儿向妈妈提出，他要去看北京报某名牌大学，李辛茹答应儿子：“好好复习，明年我带你去北京报考。”李辛茹给儿子买来高考复习书籍，儿子笑了；张志江又提出“去锦州报考某大学的研究生。”李辛茹又答应儿子的要求：“好，我明年一定领你去锦州报考研究生。”李辛茹又去借来英语课本。这样的谎言一直延续了18年。李辛茹知道，这些谎言都是在哄儿子，让他潜意识中得到母亲的支持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。

带着“药箱”寻找儿子

犯病的时候，张志江精神情况很恍惚。他多次出走，背着李辛茹去大城市“报考”研究生。2005年冬季，张志江偷偷地走了，留给李辛茹一个小纸条：妈妈，我去北京报考研究生。出去买菜返回家的李辛茹，见到儿子留下的小纸

条，心脏病犯了。找到了药品服下，带上小药包，一个人去北京寻找儿子。半个月后，儿子被北京市救助站护送到家。

2007年夏天，张志江告诉李辛茹，他要去锦州报考研究生。尽管母亲看管得很紧，儿子还是溜出去“报考”去了。李辛茹又是备足了心脏病的药品，去锦州寻找儿子，途中犯心脏病倒在马路边，被人送医院救命。第二天，病一有好转，李辛茹挣扎着离开医院，在锦州市找儿子一个星期。回到家才发现，儿子已经被沈阳市救助站护送到家。

2009年5月，已经38岁的张志江，还不忘报考某学院。母亲的“谎言”没起到作用，儿子离开了母亲的视线，走了。这一走，就是4个多月。李辛茹又带上药品来到沈阳，并没有儿子的身影。她又去了锦州，也没有找到儿子。在阜新市周边，到处都留下了李辛茹寻儿的身影，家乡的许多派出所，李辛茹是常客。儿子这一次丢的时间最长，李辛茹想入非非，都不是好道儿。李辛茹的心脏病又犯了，倒在床边，被串门的邻居发现，才免遭不测。

就在为儿子提心吊胆的时候，派出所民警突然造访躺在病床上的李辛茹，告诉她，儿子

顿饭饭量减半。一天几十公里的训练量下来，实在饿急了，他就到炊事班找来黄瓜、西红柿等蔬菜大吃一顿。两个月下来，他已将体重减轻了20斤。

岳父是国庆35周年阅兵军旗手

1998年，朱振华在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上学期间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程丽萍。2005年1月10日，二人登记结婚，滑县县委书记和县长代表家乡人民进京参加了婚礼。去年8月10日，他们可爱的小宝宝降生了。

巧合的是，程丽萍的父亲是三军仪仗队原大队长程志强。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，程志强手擎“八一”军旗，在两名护旗战士的护卫下，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。

20多年来，程志强先后参加了香港回归、奥运安保等几十项重大任务，并参与设计了我军仪仗兵迎送外宾仪式，被誉为“中国第一兵”。程志强现任北京卫戍区副参谋长，也是此次阅兵首都阅兵徒步方队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。

翁婿俩的经历有点相似。程志强刚入伍时，背有点儿驼，两条腿也有些“罗圈”，两只脚呈“八字形”。为了当一名合格的仪仗兵，睡觉时，程志强用背包绳把两腿捆在一起，矫正“罗圈”腿；为了治驼背，他10年没枕过枕头睡觉，还特制了一块小木块插在腰里，练挺胸抬头。刚开始，木板左右晃动，蹭破了皮，流出血水，身上一出汗，就像盐水洒在伤口上；为了练好军姿，他经常独自一人贴墙练站立。

接受外国元首的检阅，不仅要步调一致，还要做到踢腿带风、落地砸坑。为此，程志强经常找来一些小石子用脚踢，一踢就是几百下。

在阅兵村，有记者看到，程志强抽空对女婿传授掌旗要领。翁婿俩一位是国庆35周年阅兵时的军旗手，一位是国庆60周年阅兵时的军旗手，这样的巧合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庆大阅兵的盛典中，是唯一一次。

据《东方今报》

据《半岛晨报》